

二月地震。是歲帝幸南池。又幸神泉苑。又獵芹川野。栗前野大原野。

四年夏四月地震。秋七月地大震。廬舍多頽。是月至十月地數震。殆無虛日。或有聲如雷。八月大風。屋宇顛覆。冬十一月癸酉地震。庚戌大震。聲如雷。壬午又震。丁亥又震。十二月戊子地震。己丑又震。辛丑轉讀大般若經於大極殿三日。以禳地震之災。

癸卯地震。丙午又震。是歲帝幸南池。又幸神泉苑。釣魚。

臣世弘謹案。昔者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山川曰。天其忘予歟。若莊王之心。倘逢其變。則不徒止也。是以漢土歷代之制。有天地大裁。則天子減膳降服。避正殿以省過。罪己以求直言。必有所修改而後止。考其法意。猶莊

王之心也。本朝中古以來遣使於李唐。學彼制度。斟酌而用之。至天長則既已大備。而其逢天變。未聞罪己省過之事。今日獵郊野。明日釣池沼。問其消變之策。則獨付緇流之祈禱而已。嗟夫。罪己省過者。求之於實也。讀經祈佛者。求之於虛也。求於虛者。必無其效。而求於實者。恒有其驗。虛實之辨。人所易察。帝

之明敏好學而獨惑之。何也。蓋自竺教滋蔓。上之為朝儀。下之為習俗。雖明主不能免為所瞽也。可勝慨哉。

光孝天皇

仁和二年丙午

仁和三年丁未

仁和二年春三月丁亥。大風雨。壬辰。暴風雷雨。夏四月。地大震。五月己卯朔。日有食。

之。辛丑有流星出鈎陳。色青有光。經內階。至文昌沒。甲辰。天東南有聲如雷。石清水。八幡宮有聲如鼓。南樓鳴如風波。六月。地大震。秋七月。夜長。人見紫宸殿前左近衛陣。有聲如絞人者。世謂之鬼絞。八月。庚戌。先是。安房言。五月雷雨地震。雨砂石粉土。稼苗凋枯。牛馬斃死。陰陽寮占之曰。鬼崇靈怒。東南將有兵。至是。勅安房上總下總。

豫戒嚴。癸丑。大風洪水。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初帝爲藤原基經所立。以故任基經特深。權傾朝野。天子拱默受制而已。

三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丙辰。有烏數萬飛鳴大極殿上。庚申。京師訛言。三日並出。秋七月。辛丑。地大震。天皇出避紫宸殿南庭。兩京諸司民屋多顛覆。壓死者多。是日。諸國海溢。人多溺死。攝津最甚。夜東。

西有聲如雷。是後京師地數震。八月。宮中無故夜驚。京師多妖。大風雨。拔樹發屋。兩京廬舍多顛。壓死者多。鴨河葛野河溢。是月帝崩。初帝多皇子。然憚基經未言所立。至是不豫。基經入卧内。請萬歲後傳位于誰。帝曰。唯公所擇。對曰。王侍從可。謂定省也。帝悅。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力。慎勿忘。基經出。

漢書

率百僚上表立之。是為宇多帝。尋詔百官。萬機巨細皆關白。基經詔曰。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任。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告基經曰。阿衡位高不預事。基經弗悅曰。然則吾閒人已。命放厩馬。

明年春。特詔關白。基經準三宮。基經奏曰。前詔云。宜以阿衡之任為汝任。臣聞阿衡無職掌。崇高可知。以臣擬之。非所克堪。然居無職掌之地。固臣素志也。帝大驚。優詔諭廣相。草詔失朕本志。朕欲庶政仍舊。咨稟于公。垂拱仰成而已。基經乃奉詔。

臣世弘謹按。仁和丙午丁未。何其變異之多也。日頻蝕。地頻震。尚不足也。重之以不可名狀之妖。天意豈無在焉乎。當是時。昭宣公位極人臣。公嚮者廢。陽成帝矣。後二帝咸公所擁立。在無事之日。猶將逃權避威之不暇。況於天象如彼乎。而公恬弗之省。阿衡一奏。又箝帝而御之矣。如曰。彼倘不聽於我。則亦

爲陽成帝者。是豈人臣之心乎。嗚呼。公盍思劉漢故事。漢制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賜丞相牛酒。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翟方進之事是已。蓋賜殺則已甚矣。然丞相所以代天工。而位愈高。則責愈重。苟任其責者。縱令上無是制。獨可不自省。

乎。

朱雀天皇

天慶九年丙午

天慶九年春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己巳地震丙戌大風夏四月往歲平將門藤原純友反事雖已平帝頗倦勤庚辰讓位于皇太弟是爲村上天皇

村上天皇

天曆元年丁未

天曆元年春正月空中有聲如雷妖星見西方世謂戈星二月有鹿入右馬寮地震藤原是助率衆數百寇伯耆焚民舍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奏賊阪丸作亂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夏四月地震盜入兵庫寮隕霜秋七月大風宮門屋舍多倒閏月大風是歲疔瘡流行民庶多夭

臣世弘謹案。古今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臣則竊以爲衰之始也。何以言之。皇室之所以衰者三。藤原氏專權。一也。佛法亂政。二也。朝廷流文弱。三也。三者之弊。至於延天而極矣。以故延喜時風俗奢侈。國用空乏。及其末年。地震雷霆。水火飢疫。無災而不至。繼以天慶之亂。至於村上帝。則災異益甚。盜賊橫行。屢

火禁闕。

村上帝世禁內屢火。天曆四年朱雀院神祇官後廳。天德元年

神祇官倉。大舍人廳并四門。二年二条院。四年九月。禁中火。溫明殿神鏡。及太刀節刀契印。宜陽殿累代寶器。春興安福二殿戎器。內記所文書。仁壽殿大乙式盤。盡燼。遷都以後。百七十年始有此災。康保二年。雅樂寮火。又兵庫寮火。累代古戎器皆燔。蓋當時盜多故也。此豈非積弊之所致乎。

蓋國有國之本色。源於天地之風氣。與祖宗之立準者也。國不可失其本色。失則衰。悖風氣與立準故也。我邦居東

洋之極東。太陽所始照。民稟其氣以生。勇而忠。君臣之分極嚴。非外國之所及。中古。天子世連姻。藤氏皇胤大率皆其自出。寵外戚大過。令臣下之權漸逼。人主。於是乎藤原氏專權之事興。而君臣之本色衰矣。邦俗質直。最信鬼神。自古。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者。必祠而神之。誠敬之至。莫不應感。至於佛教。

東流。人情喜新奇。舍我聰明之神。而信彼妖妄之魔。鄙我儉素之祠。而慕彼侈麗之觀。良民棄業。塔寺徧諸州。國財隨而耗。於是乎敬神之本色衰矣。先王提長劔。手大弓。有寇必親征。乃寬乃猛。以服四方。強將之下。無弱兵。武勇之強。冠萬國。中世學唐失宜。文武異官。尊文而輕武。薦紳淫翰墨。而材武沈於下僚。



於是乎尚武之本色衰矣。嘗究其詳。藤氏之專。始於忠仁公。中於昭宣公。極於時平公。而勢不可收焉。佛法之蔓。源於推古。弘於元明。元正盛於聖武。孝謙而牢不可破焉。文弱之弊。則承和以還。日漸月流。滔滔不返。至於延天而益煽。而助之。則不可救已。然臣獨惜夫村上帝之失機會也。書曰。若藥不瞑眩。

其疾不瘳。天慶之亂。瞑眩之藥也。使

帝善察積弊之源。黜佛法如欽明帝。

欽明帝十三年。振文弱如後光明帝。

毀佛像。焚伽藍。後光明帝好學。尤信程朱之言。常謂王

室之衰。壹由詩歌盛行。絕不事詞藝。後

水尾上皇聞而不悅。召帝內宴。命題。即

一夕賦百首以獻。上皇大悅。是後終不

復賦。有進源氏語。繪畫者。帝怒曰。此誨

淫者也。勅却之。諭公卿。勿讀源氏物語。

伊勢物語等書。抑藤原氏如宇多

事詳正保遺事。後三條二帝。則焉知非天慶丙午為厄

運之終。而天曆之丁未為興運之始也。而徒弄詞藻。與騷人才士鬪其藝。以為盡天職。村上帝好詩歌。嘗命菅原文時評詩優劣。又命群臣鬪歌。謂之歌合。禁中歌合始此。自是以降。藤氏益識者以為天德之累。專佛法益盛。文弱益甚。國之本色全消。而皇室大衰矣。

一條天皇

寬弘三年丙午

寬弘四年丁未

寬弘三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客星見東南。色青白。五月壬寅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秋七月先是禁內火。神鏡大刀契焚。事在前年十一月至是。召公卿議改鑄神鏡。有蛇上殿。行向神鏡所在。因罷改鑄。大和守源賴親劾興福寺僧不法。僧二千余入京訴之。冬十月冷泉院火。山雞入殿。